

人世行走太久，已晦暗成疾

（四川）王雪辉

南方

南方的红豆树不再结果
也许是气候
也许是人为

南方的候鸟没有回飞
或许忘记了归途
或许倒在了枪口之下

南方，南方
已经所剩无几

想去西藏

想去西藏，看看朝圣者的殿堂
据说那里是最接近神的地方
那里有青稞酒，酥油茶，格桑花
碧蓝如洗的天空，风吹草低的牛羊

潮头拾贝 |

道路泥泞之上，雪花飞舞

（甘肃）师榕

冬天的第一场雪，从梦里下着
梦中人说：道路泥泞之上，雪花飞舞
醒来时分，雪在满山谷游荡
披在树上的雪，让寂寂的山林一片亮白

风雪弥漫山谷，白雪覆盖了树的黑
高山顶上的圣雪，在蓝色天幕下静静地白着
它遮蔽了裸露的煤层，遮蔽了
正在开采的褐色的陶土场
大雪封山，这样的美景瞬间即逝
谁能挽住白雪的手掌？而不被时光夺去

洞悉雪的命运。这些美好的事物
皎洁的面容、纯白的身子一如鲜花
在绽放美丽，突显妖娆
然后消隐。我无法抓住雪的影子

一场雪，落在杜梨树上

立冬的第一场雪，乘着夜色的翅膀
从天上飘下来。落满雪的杜梨树
像是返回到了梨花翻飞的四月
整个山冈看上去玉树琼花

一场雪像白蝴蝶一样铺天盖地飞过来
一只白头翁站在杜梨树枝头
谛听着谁的软语
一群群蓝尾喜鹊展翅飞过白色的山冈
我从第一场雪里寻觅冬天来了的路径
一场雪像风一样消失无影无踪
空寂下来的幽谷里，黑色枝条上
摇曳着鹊声一片
这圣洁之水，来自天宇
转瞬渗入广袤的大地。湿润的土地
又将安葬尘世的亡灵

一场雪从黎明来到了尘世

先是晴转阴
尔后是凛冽的东南风
我走在民悦家园小区里，花灯放亮
寒风，呜呜地吹着
雪花，并没有落下来

凌晨时分，我从睡梦中醒来
蹑手蹑脚，走到客厅窗边
撩开红玫瑰色的窗帘，向外探望
通往纸坊沟的路面白白的
是下雪了？又疑似灯光下水泥路面的反光
我惦念着一场雪的降临

天快亮了，我忍不住撩开红窗帘
又一次从黑暗的屋里向外探望
楼下的地上洒落着厚厚的白
落在房顶上的雪，盖住了红色的瓦块
雪，从黑夜走到了黎明
满眼的白，成为映照我内心的烛光
天亮了，我急忙拉开所有的窗帘
飞翔的雪花笼罩了天地
雪，一连三天三夜地，下着

高飞的大雁更瘦

（安徽）王双发

远处的群山锁住了冬天
近处菊花黄黄的，深深的
受霜洗礼的枫叶更红
只见大雁长鸣
声音带着一点香的清脆

夕阳西下
天淡淡，暮烟烟
落地慢慢地溶入黄昏里
高飞的大雁更瘦
雁鸣增加了人的肠断相思

这一切是那样宁静古朴
然而又多么雄浑
河水滚滚一泻千里
一棵老柳树轻轻地点着头，微笑着……

我感觉被一道巨大的光芒照耀着

冬雨从天空飘落

诗歌地理 |

叶落知秋

（加拿大）大卫

我们身体里藏有太多飞翔的石头
一次次撞击天空和空旷的街道
片片纷飞的落叶 折叠成心的形状
那种坠地的声响 比秋天的脉搏弱几分
多么像一个人的脚步踩进黑夜
把一颗心跳的距离绷紧

手臂排列着星子的光芒

以及最后的虔诚者和人性的光芒

布达拉宫

你在高处，不胜寒
朝圣者的虔诚让你重返人间
你反哺
他们蒙尘的灵魂

自省

我在人世行走太久，已晦暗成疾
需要圣洁的梵音点亮一盏灯
疗愈

其实

其实，在某个秋天
我代替杜鹃死过一次
只余空壳，坐在月夜下的石头上
被风一吹
像极《胡笳十八拍》
十年后，复活
褪去蛇皮
已经失去水漫金山的法力

一场华丽、伤感与初冬的雨
落到我的心灵里
至今感觉不到它的方向
初冬的雨要冷得多
它们慢慢地洗礼我的回忆

晶莹的感觉渗透到皮肤里
再现快乐又朴实的日子
冬雨折射的光，刺痛我的眼睛
我记不清脑海里储藏着的画面
拥抱眼前的这一切
我感觉被一道巨大的光芒照耀着
光芒如瀑布般淋淋我的身体
渗透我的心境

雪夜

（湖北）刘亦工

夜空中可见云的阴沉。这与一场雪的
即将到来的景象十分契合
而我必须赶在第一拨雪花的到来前
重新审视我眼里的世界

我要将视野中某种缥缈的白
变成均匀而细密的颗粒。既要把他们
当某种静止的事物，也要把它们视作为
某些灵动的生命

我必须精心布局，趁着夜色将它们
洒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个角落。恍若星缀
这么多美好，一幕悲喜剧

在这雪白的夜里，我要目睹一朵朵
雪花如何飘落，带着它们那颗心的驿动和
感动，坠入一场爱恨情仇

愤雪

这条沟壑深不可测，它呈现给天空的
是深幽的黛青，与冬日的雪白相间

每当我一想到这样的画面时
我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和惆怅
是的，这会让我一下子
想起一些逝去的生命。不仅是人

也包括许许多多的事物。同时
我还会想起那虽然寥廓但却有如大厅
一样的肃穆和挽歌低回

所有的非善乃至恶行，都会被这条
黑色的丝带所挥去，留下的功德
堪称彪炳千秋。可是这些都已经

不那么重要了。此时，我期待的是
一种新的雪中亲临，一种笑看雪的雪白
一点一点地将沟壑的黑吞噬的
快意恩仇

我和我的诗词和诗歌

（吉林）郑程开

左手诗 右手词
摆动起来
就是我此时最得意的样子

风韵犹存的女人
穿长衫站着喝酒
长成了孔乙己的模样
在每天的茴香豆里
品着唐诗宋词

我的头上
戴了一项诗人的桂冠
这倒是增添了我几分高贵的神韵
但猥琐常常跑过来
对我左右哼哈

在无人打扰的地方
我开始窥视
诗人真正的模样

潇洒、英俊
瞬间捕获了我的爱慕
急促的呼吸慢慢消退之后
我把桂冠摘下
悬挂在醒目的位置
等待拥抱的机会

想象是一柄生锈的弯刀
把每一个喊疼的夜晚擦得雪亮
昨夜梦境 依旧洁白
一只大鸟的翅膀一晃
我就跌落屋顶 轻如一片叶子

午后的阳光让我排惻
树木都涂满金黄
就像谁的笑容遮掩了枯萎的荷塘
其实 我们都是一面沉默的镜子
照见别人头上的落叶
一手取出别人光洁的肋骨
逢人便说：“这是我的秋天”

潮头品茗 |

灯

（四川）刘有贵

奶奶告诉我，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家
照明用的是菜油灯。所谓菜油灯，就是将菜
油放在磁碗或小盘子里，然后用棉花搓成一
根灯芯放在油里，将灯芯的一截露在碗或盘
子的外面点燃形成灯火。虽然能照明，但灯
光很微弱，如果离油灯远了，看东西就很模
糊。即便如此，也不能随时点灯，每天要等到
天黑尽了，才能点灯；早晨，只要天亮了，就
要及时将灯熄灭，以免浪费菜油。曾经在我
们家里，还因灯光微弱出过一些“事故”。

一个夏日的晚上，奶奶吃完晚饭后坐在
堂屋里纳鞋底时，突然吹来一股微风，使菜
油灯的火焰一摇摇摆，灯光忽暗忽明，奶奶
将针刺向鞋底，不料却刺中了自己的食指，
流出了殷红的血，顿时觉得钻心的痛，痛了
好几天伤口才愈合。还有一次，我的父亲上
私塾下午放学回家吃面条放调料时，因灯光
太暗，误把醋当成了酱油，酸得他浑身发抖、
泪水直流……

新中国成立后，改用煤油灯照明。何谓
煤油灯？就是把煤油装进油壶或墨水瓶子
中，将灯芯一截露在油壶或瓶子外面点燃照
明。可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打酒割肉、买粮
买布都要凭票，买煤油也不例外，因此只能
节约用煤油，晚上或早晨不能照明久了。虽
然煤油灯比菜油灯的光线要亮一些，但仍然
怕风吹，如果风大就很容易熄灭。煤油灯
不仅烟气重，而且有股刺鼻难闻的味道；稍
有不慎，还会发生火灾。我上小学 5 年
级时，有天

校园新苑 |

素衣杜甫

四川省成都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 2016 级三班 林南旭

“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
何地置老夫。”

——题记

我曾在他的笔下读出了一个背负着深重
苦难与哀痕的杜甫，亦在他的诗中觅出了一个
隐藏着澎湃热血与赤诚的杜甫，然而万万
没想到，当我踏进他曾经伫立过的一方土地
时，却看到了一个一身白衣纯洁不染的杜甫，
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干净。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
成都适无虞。”坐落于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
花溪畔的残破茅屋，仍在为蓉城的秋风伴歌，
斯人不在，草堂也已被重修为纪念祠堂，名曰
“杜甫草堂”。对于这古朴典雅，清幽秀丽的文
化圣地，我神往已久。而今天，我终于有幸踏
上了这片源远流长的土地。

茅屋是我到访的首选之地，不为别的，昔
日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中“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
冻死亦足！”寥寥几句，便将忧国忧民的家国
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人曾这样说，最能触
动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不是天真烂漫的繁景，
也不是风花雪月的文章，而是一个人的生存
命运同其国度里的贫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难的
沧桑故事。看着这散漫的古韵烛光的茅屋，倚
在这恬静清幽的浣花溪旁，故事里那位年老
迟暮却心系天下苍生的佝偻老人也渐渐浮现
在眼前。他的愁苦，他的感慨，他的一片纯洁
为国为民之心都留在这厚重的蜀地土壤。

告别了茅屋，我来到了大廨。这里曾经是
杜甫办公的地方，然而却处处充满了心酸。这
单调的装修风格，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留下
过唐代大诗人的足迹，看了看木桌上有些泛
黄的宣纸，我心中不禁有些伤怀，杜甫一生仕
途坎坷，最终也不得重用。哪怕是这简单的大
廨，也是清朝嘉庆年间在重修草堂时修补的。
我想，哪怕是品级再低的官员，也应该有属于
自己的像样的办公之地。而杜甫……这股清
廉质朴，两袖揽尽清风，一心向往向天下。此
等廉洁，着实让人自愧不如。

接下来是史诗堂。它在杜甫草堂中的地位
非凡，是中轴线上的第三重建筑。这里留下
了杜甫 1400 多首诗歌，鲜活地记载了昔日唐
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也成就了他“千古诗史”
的称号。在这繁多的诗歌中，我看到了很多
“陌生人”，也遇到了好些“熟人”。 抬头一
看，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向西远眺，
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目望
江畔，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在欣赏蓉城美景之外，还有，还有暂避西
南却时刻心系国家的诗歌：听祠堂外——“剑
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看祠堂
内——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昔日诸葛亮为了后主刘禅，的确可以说
是鞠躬尽瘁。昔日杜甫，又尝不是忠洁如此？
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来形容他再为合适不过了。
心系人民，胸怀天下，为国家掏心掏肺。这是
文人的情怀，是伟大的爱国情怀！从他的
一首首诗中踱步而过，看着这些从小背诵到大的
诗句，我对这样一个忠贞纯洁的杜甫，又怎能
不肃然起敬呢？

怀着激动的心情出了史诗堂，转眼就来
到了柴门。柴门是草堂内中轴线上的第四重
建筑，也是最小、最为简陋的建筑。据记载他
本应作为杜甫营造草堂时的院门，但因为太
过低矮简陋，诗人才做了如此命名。不知为
何，这里竟给了我同之前到访茅屋一样的感
受。几簇明艳的花色，与这古老而沧桑的门
面对比得如此鲜明。我不知，昔日的柴门外
是否有今日这般五彩缤纷。但我想，在那沉郁
的环境下，可能枯枝落叶相对要多些，这个如
此破败却简洁的柴门，的确是“委屈”了这
劳身焦思的老人啊。

晚上在石板桌上做作业，因疲倦睡意袭来，
在昏昏欲睡中不小心将煤油灯撞倒了。顿时，
“呼”的一声冒起一股火苗，不仅将我的
作业本烧了一半，还把我的头发烧焦了许多；
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家买了马灯，因它
有玻璃灯罩，能遮风挡雨，火焰较大，但很
费油；马灯用久了，灯罩就会被油烟熏黑甚
至破裂。

后来，三爸利用废品做了一盏电石灯送
给我家用来照明。电石灯有茶杯那么大，约
一尺高，灯座灯管都用钢材做成，在灯座下
放一些水和电石就产生气体点燃照明。尽管
电石灯光很亮，照得满屋子亮堂堂，但电石
却不好找，只用了半年多就让它退役了。

弹指一挥间，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终于用上了梦寐以求的电灯。我家第一次用
电灯的那天晚上，光线要比煤油灯强很多倍，
将屋里照得雪亮，大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
很久不愿离去。尽管电灯很亮，但因线路
长、电量弱，用的又是白炽灯，有时光线也
较暗，且农村经常停电，让很多人因此而抱
怨。现在的农村电网进行了改造，用电有了
保障，加上大多数人又将白炽灯换成了节能
灯，光线就更亮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老家
附近的大道两旁，还安装上了路灯，晚上亮
如白昼。兄弟姐妹、乡亲父老去清泉街上
赶夜市、逛早市买卖农副土特产品、农用物
资、生活用品，再也不受黑灯瞎火的苦了，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如今，不仅用上了台灯、吊灯，而且家乡
人民有的还装上了霓虹灯。每到晚上，灯火
辉煌，绚丽多彩，不仅照亮了天地，还照亮
了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前程。



到了柴门。柴门是草堂内中轴线上的第四
重建筑，也是最小、最为简陋的建筑。据记
载他本应作为杜甫营造草堂时的院门，但因
为太过低矮简陋，诗人才做了如此命名。不
知为何，这里竟给了我同之前到访茅屋一
样的感受。几簇明艳的花色，与这古老而沧
桑的门面对比得如此鲜明。我不知，昔日
的柴门外是否有今日这般五彩缤纷。但我
想，在那沉郁的环境下，可能枯枝落叶相对
要多些，这个如此破败却简洁的柴门，的确
是“委屈”了这劳身焦思的老人啊。

最后，我来到了工部祠。堂外的“水竹居”
曾是昔日杜甫最为热衷的风景。这里良辰
交夏，腊梅点染，清香弥漫，让人好不陶醉。
初入堂内，映入眼帘的是“荒江结尾古千
古，异代升堂宋两贤”一联，壁间还嵌有乾
隆、嘉庆年间精雕细刻的石刻“少陵草堂
图”，古韵十分浓郁。祠堂中间陈列着杜
甫神龛，其东西两侧设宋代诗人陆游、黄
庭坚神龛配龛。众所周知，陆游在诗歌创
作上十分推崇杜甫，学杜成就十分卓越，形
成了西南剑派；黄庭坚亦曾居于蜀中，更
是崇杜敬杜，二人乃江西诗派一祖一宗。这
三人的忠君爱国思想，本质上是一脉相承
的。放眼望去，四周皆是风格朴实的平房。
我有些感慨，工部祠，作为祭祀用的殿堂，
本应有华丽的雕饰，恢弘的气派，却留下
了如今这青瓦突檐、素面无饰的建筑。虽
说杜甫并非王侯将相，但这装饰风格也着实
过于简陋。不过，这肃穆之风，倒也符合他
老人家古朴、简洁的格调。屋外的寒梅青
松毅然挺立，在我看来，他们是一种传承，
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圣洁之士的高风亮
节，象征着诗圣杜甫一生忧国忧民至死不
渝的高洁节操。

木心先生曾说，一个地方的风景，在于
它的伤感。而我却觉得，这里的风景，不
在于伤感而在于它的伟大。杜甫已故，然
形灭神存，他的爱国情怀已深深地留在了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化为了中国士人的脊
梁。一千多年前，我们就拥有了这样的爱
国诗人，可今天呢？今天的我们是否传承
到了千百年来爱国情怀？想到不久前，湖
南一高校新生还在痛斥我们的爱国行为，
并多次发表辱国言论。悲哉！这是中华
民族儿女应该作为的事情吗？身为华夏
子孙，不去尽力庇佑自己的母国，这与

月下，聚散两依依

（江苏）陈广德

圆弧之思

人生聚多散少、抑或散多聚少？只好说：
聚散两依依——正如月，有朔有望，或缺
或满，上弦下弦……聚散，莫非就与月有
关？

金戈铁马。披盔甲，持长纓，豪气冲霄
汉。霸业成就旦夕之间，竟有四面楚歌之
夜。叹人境如此，不能逃脱。那夜，有月
么？

柔情似水。订海誓，结山盟，以为痴情
就此化为永恒，却常常不能尽意。望月断
肠，不仪仅是个传说。

朔望是圆。聚散亦是一个圆。既有聚有
散，聚散都十分珍贵。每一次聚散划出的
圆弧，便是温暖来日的柴薪啊！

心境如月

初恋之夜，有月。
月光如水，宁静清幽；水光如月，粼粼
生辉。心境如月如水。
半年多的思恋和烦躁在此时的心境中消
融。春宵一刻值千金，相聚真好。海阔天
空，总有不尽的话语；如孔雀开屏，展现
最美的羽毛；恨时间太快，不敢浪掷，又任
情挥洒。戏水，濯足，轻歌，低语……感
染了小草，草叶簌簌如浪；妒忌了微风，
微风吹皱一渠月色。
那夜，太短，太少。短少到成为洞房中常
说常新的话题。

目光是灯

17 个人，7 天。《诗刊》改稿会。六朝金
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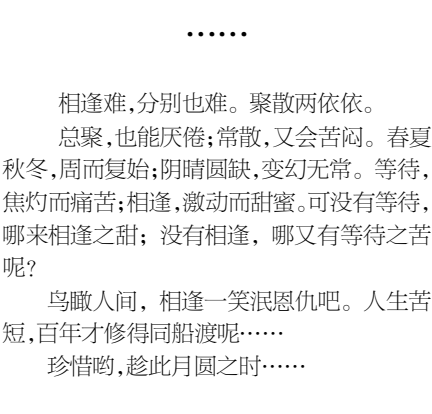
有玄武湖的月，瘦西湖的月，以及李白
相邀的月——诗，让天南地北的我们相
见、相识、相思啊。

先走的那位，真有幸。“黎明之前，有悄
悄行进的一群……”

车轮转动了。手还在挥，脚步还在追。电
话号码告诉过了，地址邮编告诉过了，提
兜塞满了，“来信”也叮嘱过了……总还
有什么哽咽在喉头。哦，是泪，挥别的泪，
不轻弹的泪——“故作潇洒的是纸，经不
得温柔指/轻轻一捅”，点点滴滴在前襟。
人是害怕孤独的灵物啊，不然，何以啼哭
宣告入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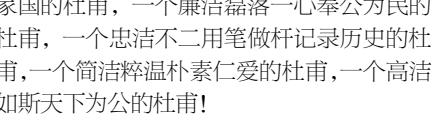
那位坐的方向，一直朝着我们。我们的
目光，是晨雾中闪亮的灯，伴着若明若暗
的钢轨向远方延伸。

“多情自古伤离别”，都知道，这 17 人
一起再见面，也许今生都不可能了。因此
都记着，记着那次离别。



相逢难，分别也难。聚散两依依。
相聚，也能厌倦；常散，又会苦闷。春夏
秋冬，周而复始；阴晴圆缺，变幻无常。
等待，焦灼而痛苦；相逢，激动而甜蜜。可
没有等待，哪来相逢之甜；没有相逢，哪
又有等待之苦呢？

鸟瞰人间，相逢一笑泯恩仇吧。人生苦
短，百年才修得同船渡呢……
珍惜哟，趁此月圆之时……



白眼狼有何区别？生命之根，难道不在
这里吗？
千年前有杜甫，千年后还有我们。纵使
时光飞逝，但我坚信，中华儿女的爱国情
怀是一脉相承的，是亘古不变的。我们每
个人的心中，都应有一个杜甫。一个纯洁
如赤子一心爱家国的杜甫，一个廉洁磊落
一心奉公为民的杜甫，一个忠洁不二用笔
做杆记录历史的杜甫，一个简洁粹温朴实
仁爱的杜甫，一个高洁如斯天下为公的杜
甫！

再见杜甫，一个身着素衣，徘徊在草堂
月色和雪色之间的杜甫。

你好杜甫，把自己活成了世间第三种纯
洁绝色的素衣杜甫。

